

无限风光在险峰

——悼恩师陈小悦教授

2010年3月19日晚在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与病魔反复抗争多时的陈小悦老师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守候在病房外的亲友和我们十几个弟子无不心情沉重，黯然神伤。我望着被病痛折磨得日渐消瘦虚弱的恩师，回想起他曾有的健康风采和高大形象，念及他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师情，不禁悲从中来，心里在无助地祈盼着奇迹能再次出现：陈老师，别走，我们约好了还要一起去爬山呢……。

我作为弟子跟随陈小悦老师已有15年的时间了，在与恩师学习交往中留下了许多美好而又难忘的回忆。陈老师的为人和治学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加上他宽仁大度，坦荡率真，不拘形式，和蔼可亲，我们早期十几个的弟子们与陈老师建立起亦师亦友、亦父亦兄的深厚师生情谊。在品德才学之外，陈老师最令人钦佩的是他超乎常人的强健体质和旺盛精力，这与他从小开始并一直坚持的超强度体育锻炼是分不开得。他上清华附中时就是北京市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标兵，曾夺得北京市的跳高冠军。后来清华执教后又成为清华教授篮球队的主力，每周雷打不动上两次篮球场。在国家会计学院运动会上以1分钟连续做107个俯卧撑力压各年龄组选手获得冠军。在清华园里，我们见识了不少德才双馨为人师表的知名教授，但像陈小悦老师这样一直保持着专业运动员般体质的绝无仅有。因此说陈老师是集大德、大智和大勇于一体的大师级学者丝毫不过分，他的思想品格、精神力

量和人格魅力正是透过他强健的体魄、魁梧的身姿和俊朗的容貌更好地呈现出来，不奇怪陈老师曾有“经管学院高仓健”的美称。

体育锻炼是陈老师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爬山又是他最喜欢的锻炼项目，这很可能与他自强不息、挑战极限的人生态度有关。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的减压放松方式是：骑车出清华西门，直奔香山，到了香山公园门口把车一停，然后径直往上爬，半个多小时左右登顶，再走下来，骑车回清华继续工作。正是陈老师对登山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爱，促成了陈老师与弟子们十年的元旦登山之缘。

与陈老师的登山之约始于 2000 年的元旦，那天陈老师、师母、张炎师姐和我四人起早一起登北京西郊的鹫峰。当我们登上山顶时，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正透过云层映照山峦，顿觉神清气爽，心情畅快。我即兴跟陈老师提出，每年的元旦都相约一起爬山，而且每年爬不同的山，先把北京郊区的山爬完，然后我们再去爬全国各地的名山。酷爱登山的陈老师连声称好，与我击掌为定。

从 2001 年到 2008 年的元旦，我们十几个陈老师的学生和会计学院的数位年轻教师跟随陈老师一道，先后攀登了北京周边的百望山、凤凰岭、八达岭、慕田峪、莽山、妙峰山、潭柘寺、鹫峰和阳台山。每次元旦爬山对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缺乏运动的我们而言，既是很好的身体锻炼，又是登高远望迎接新年的特别方式，更是与陈老师及同学们难得的聚会。

让我们感到惭愧的是，同行的年轻人中没有一个人爬山能比得过陈老师的，所以陈老师每次背上一个装满矿泉水的旧帆布包，领着大

伙往上走，不时回头跟我们聊天说话。我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主动报告各自在过去一年的工作学习情况，请教他遇到的难题和探讨新一年的形势和发展机会。陈老师一般都是边走边说，先指点迷津，答疑解惑，然后也把他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对形势的看法毫无保留地跟我们交流。陈老师每次都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地回答我们的疑惑，而是引导我们站在战略高度，用系统论的方法来看待问题。例如在 2006 年元旦爬山时，我曾请教他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问题，他从国有资产管理角度阐述了他独特的观点（他主要观点后来收录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导言中），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会和理解，直到 2008 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后遗症果真出现了，才由衷佩服陈老师对这个问题的洞察和远见。

爬山的过程对我们的体力和意志是一个挑战，尤其是有几年元旦爬的山比较高。每每爬到后半程，我们当中不少人已是气喘吁吁，腿如灌铅。而此时，陈老师仍气定神闲，步履轻盈，他一边不紧不慢地继续话题，一边给我们鼓劲打气。我记得他最常说的话是：你们爬上去不是问题，关键要一鼓作气，跟着我保持节奏，再坚持一会儿就登顶了。写到这儿，我脑海里浮现一个熟悉的画面片段：冬日晨曦中的山路上，陈老师高大身影在前面移动，他微笑回头跟我们说加油，不时伸出手来将我们拉上跨度较大的台阶。

就这样，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和鼓励下，每一次都成功地登上了山顶。当我们站在山顶上，沐浴着新年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山风，俯看着山下及远处的城市、田野和村庄，回味着登山时陈老师言谈中

的智慧，体会着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意境，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油然而生。爬山的终极目标就是登顶，只有到了山顶，就仿佛达到了一种境界，居高临下，眼界开阔，心胸也变得豁达开朗，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那点烦恼和压力就如同山下的物体渐行渐远，阴郁的心绪也随即烟消云散。陈老师就这样把我们带到了登山以及思想的新境界，他不仅是我们的学习研究上的良师，更是我们人生航程中的导师。

爬山活动的下半场是新年聚餐。陈老师喜欢豪爽粗犷的饮食风格，小肥羊、西贝莜面村、海底捞和山底下的农家乐成为我们大快朵颐的常去之处。席间除了美食，听陈老师聊天侃山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他一般不再延续爬山时与政经形势和学术研究有关的话题，而是海阔天空地即兴谈些与专业无关的事情，比如他在陕北插队的趣事、抗日战争中的滇缅战役、三大宗教的起源和比较、明朝迁都北京的战略等等。尽管是漫不经心的闲谈，但也显现了陈老师读书涉猎之广和学贯中西的深厚功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的历史时，对成吉思汗的家族分支及蒙古西征的年份如数家珍，显示了他超强的记忆力和逻辑叙事能力。他的每次新年闲谈如果记录整理下来就是非常好的专题文章，遗憾的是我们当时虽听的很过瘾，却没有意识到将陈老师这些谈话记录下来。（2010年1月底，我和金海、武朝去云南看陈老师时拜读了他写的《勐缘随笔（上）》，就类似与陈老师平时漫谈时的风格。最令人惋惜的是，陈老师没有能写完《勐缘随笔》就去世了）。

随着美食与思想盛宴结束，一年一度的元旦爬山聚会活动也终于画上句号。我们带着满心的收获与陈老师互道再见，回家的路上同行的师兄姐妹们还兴奋聊着新年伊始的感悟和收获。过去这十年，再也没有比和陈老师一起登山远望更好的接新年的方式了，每年元旦都成为我们最盼望的师生相聚之日。

除了元旦，陈老师和弟子们的登山活动还有不少。北京西郊的阳台山、鹫峰是陈老师和我们爬的次数得最多的山。有时我和其他同学还带着小孩一起参加。孩子们虽年幼天真，但每次跟陈爷爷一起爬山都特别开心。2008年6月底，在孙爱君师弟的安排协助下，我们十几个爬山的铁杆还跟随陈老师从北京出发到山东登泰山，远在深圳的金海也前来加入。爬泰山那天正好下着雨，凭借平时跟陈老师登山打下的底子，我们众弟子跟着老师从南天门一口气登上了东岳之巅，体会了雨中登泰山的乐趣，好不过瘾。陈老师当时曾说：杜甫在《望岳》中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名句，其中“会当”作“一定要”解，说明他写诗时还没有登上泰山顶，而我们今天实现了他当年的愿望，应该感到自豪。我们都笑称，做陈小悦的学生首先得身体要好，能跟着爬山，因为陈老师最重要的思想精华都是在爬山时讲的，要是爬山跟不上就等于最重要的授课没听到。

2009年元旦，动完第一次肿瘤切除手术不久的陈老师在云南休养。为了延续我们新年登山的约定，我们和陈老师约好分别在云南和北京两地爬山，遥相呼应。那天，陈老师在当地少数民族朋友的陪同下，登上了云南勐海县的古茶山。而我们在北京同一时间爬上了香山，

在山顶上用手机通话向陈老师祝贺新年，并祝他早日康复。电话那头的陈老师声音洪亮地说云南山区的风景很好，下次请我们到云南爬山。

我们和陈老师最后一次爬山是去年秋天。已经动过最危险的第二次手术的他曾有一段病情被控制的时期。陈老师是闲不住的人，他一边继续治疗，一边就开始讲课、开会和写文章。为尽快恢复体能，他每天坚持做锻炼。但尽管如此，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2009年10月2日，我们陪陈老师再次来到阳台山。为了不让他累着，我们跟他说好只爬一小段。然而就是这一小段山路，陈老师也爬得比较吃力，额头上冒着虚汗，腿也有点哆嗦。我们都劝他差不多就回头吧。但他始终挺直腰板，坚持爬到预定地方。看到恩师被病魔折磨成这样，我们心里都非常难受，同时也被陈老师不向命运低头，不向病魔示弱，保持生命尊严的顽强意志所感动……。

病床上的陈老师渐渐地陷入昏迷，检测仪表上的数字慢慢地变小直至归零，守候在病房外的我们经历了最悲痛心碎的时刻。泪眼朦胧中，仿佛看到陈老师正慢慢地沿着山路走向天国，留给我们的的是那熟悉高大的背影……

陈老师，天国里也有山吧？我们再相约爬山，遥相呼应，好吗？

陈 东

2010年清明节于香港